

经济发展与 部门平衡问题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编
人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经济发展与部门平衡问题

国际经济协会

第八次世界经济大会论文选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编

人行贵州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前 言

国际经济协会第八次世界经济大会(VIIIth World Economic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于1986年12月1日至5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60多个国家的1300多位代表,其中包括许多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这是受到各国普遍重视的研讨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一次学术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发展中的工农业平衡问题。根据周密而完整的设计,会议将这一主题分解为18个子课题,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经验,从经济到社会,进行了小组讨论(子课题内容详见综述)。我们从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选译了13篇较有代表性、具有一定研究深度和借鉴意义的外国经济学家的论文,加上我国出席会议的7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和会议综述,编成了《经济发展与部门平衡问题》这本论文集,以飨读者。

广泛接触和汲取国际学术界的各种积极的思想,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深入探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

需要更多地了解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外国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动向。本书汇集了国外关于经济发展与部门平衡问题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某些篇幅较长的外国经济学家论文作了适当的删节。由于所选文章难度较大，加以我们水平有限，在文章的取舍、翻译、编辑等方面，不当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7月15日

经济发展与部门平衡问题

——国际经济协会第八次世界经济大会论文选

目 录

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之间的平衡·····	雷 (1)
一般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出现·····	阿罗 (20)
部门平衡理论述评·····	泰勒 (30)
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来源的国际比较·····	浦田修二郎 (59)
平衡成长的宏观政策、贸易条件和空 间向度·····	拉尼斯 (81)
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华恩成 (112)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赛尔奎因 (137)
农业增长引起的农村就业联系·····	梅勒 (156)
意大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的经验·····	弗阿 (171)
计划经济中工农业生产增长的平 衡条件·····	海因里希斯 斯坦尼茨 (192)
匈牙利农业：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技术操作 生产系统·····	西波斯 (204)
波兰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涅斯 (221)

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哈恰图洛夫(233)
经济发展中的工农业平衡问题·····	于光远(246)
农轻重协调发展 促进现代化建设·····	何仁仲(253)
中国农业的发展·····	朱川(259)
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罗元铮(267)
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的工农业关系·····	刘佑成(272)
中国的人口政策与工农业的平衡发展·····	王向明(281)
发展农业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参加第八次世界经济大会的见闻·····	乌家培(299)

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之间的平衡

(开 幕 辞)

V.K.R.V.雷 (Dr.V.K.R.V.Rao)

历史上与传统上发展是以经济增长来衡量的。最常用的指标为人均国内总产值(即人均GDP),以其变化显示经济增长情况。经济学家中使用跨年代和跨国家的数据最多最好的要算西蒙·库兹涅茨教授。本人今天所谈许多内容也多亏有他的著作。至于他的经典著作《各国的经济增长》所没有包括的以后的年代,我则引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里的最新资料。

库兹涅茨教授最终揭示了GDP的增长与各部门占GDP的比重有关,即与工业比重呈正相关,与农业比重呈负相关,与第三产业比重呈不完全的正相关。最快捷的证明方法当为对尽可能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以要素成本计算之GDP进行截面分析,再看同年的三大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以及根据人口普查所得的创造GDP的劳动力的行业分布情况。据此他选了1958年(或1958年前后)的57个国家,把各自的人均GDP按有关汇率折算成美元,然后按人均GDP递增次序将这57个国家分成8组,除一组为15国外,其余各组均为6国。又列出各组的人均GDP之平均值以及各部门所占百分比。下表为有关摘要。

库兹涅茨此表显示人均GDP增长与工业比重增加呈很强的正相关,而与农业比重的增长呈负相关。Ⅷ与Ⅰ组人均

按1958年人均GDP递增顺序划分的国家分组表

编 组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国 家 数	6	6	6	15	6	6	6	
1. 人均GDP (美元)	51 ^①	83	138	221	360	540	864	1382
2. 农业比重 (%)	53.6	44.6	37.9	32.3	22.5	17.4	11.8	9.2
3. 工业比重 (%)	18.5	22.4	24.6	29.4	35.2	39.5	52.9	50.2
工业比重 (%)								
3.A (不含运输与通讯)	13.3	16.5	18.8	23.5	28.7	32.5	43.6	42.4
4. 服务业比重 (%)	27.9	33.0	37.5	38.3	42.3	43.1	35.3	40.6
4.A 服务业比重 (%)								
(含运输与通讯)	33.1	38.9	43.3	44.2	48.8	50.1	44.6	38.4 ^②

①应为52, ②应为48.4——译者

GDP为高低两极端, 分别为1382美元和52美元。Ⅷ组之工业比重较Ⅰ组上升了31.7个百分点, 农业比重则下降了44.4个百分点。农业的比重不仅让给工业, 也让给服务业(虽然幅度小)。库兹涅茨在工业这一栏内也包括运输与通讯, 依我看运输与通讯这二项应由工业划归服务业, 因其主要提供服务而非生产产品。因此我在此表中添上了3A与4A两栏列出了重新计算后的比重数字。根据修正后的数字, 工业比重与人均GDP增长仍呈正相关, 惟程度略弱。高低两极之工业比重相差30.1个百分点(应为29.1个百分点, 原文有误——译者), 而库氏原表中则为31.7个百分点。我修改后的表中人均GDP最低之Ⅰ组的工业比重为13.3%, 如此更符合实际情况。有趣的是服务业比重的变动。库氏表中由Ⅵ组

(人均GDP为540美元)之43.1%下降至Ⅷ组(人均GDP为864美元)之35.3%，然后又上升至Ⅸ组(人均GDP最高，1382美元)之40.6%。而改动后的4A栏则从Ⅶ组起即持续下降，由50.1%而44.6%，至38.4%（应为48.4%，原文有误——译者）。可见超过某一极限后，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再上升，而工业比重则仍然上升，但近年来有相反的趋势，工业比重中道下降，服务业反而不断上升，如附表1所示。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最近的“工业与发展”报告（1986年），我在此剖析一下1975——80年间6个工业国的就业结构变化。美国就业增加1336.5万人，其中服务业占1275.2万人，亦即93.5%，而工业占67.7万人。联邦德国总增长为50.5万人，其中服务业增加101.1万人，工业则减少23.7万人。法国总增长15.2万人，服务业占107.9万人，工业减少59.3万人。意大利总增长42.3万人，服务业占59万人，工业减少1.4万人。日本总增长265.6万人，服务业增加319.2万人，工业减少28.8万人，同时农业减少98.1万人。英国总增长8.5万人，服务业增加43.2万人，工业减少32.5万人。服务业迅速增长是当今工业发达国家中发生的技术革命的新特点。经济增长中服务业在工业发达国家与工业发展中国家尚有质的很大差距。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确实常使我感到兴趣，但愿有年轻的经济学家就此课题作深入研究。

回过头来再看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在工业发达国家中工业在早期曾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则由服务业取而代之。而农业的地位仍不断下落，甚至在某些国家中落到只占GDP的2%。实行工业化不久的国家也有同

样趋势，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增加，农业则下降，服务业有所增长。附表2显示1984年23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GDP以及工、农与服务业比重。有意思的是某些中等收入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南朝鲜、墨西哥与阿根廷，人均GDP约为2,000美元，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高达40%左右。甚至象印尼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仅540美元，其工业比重亦占40%。一些收入极低的国家亦复如此，如坦桑尼亚工业的比重为31%。

此表看不出GDP与工业或服务业比重之间有持续一致的联系，这种联系仅见于此消彼长的农业比重与GDP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想必还有质的差异，前者以采用先进技术为特点，后者技术落后，包括陈年历代的传统技术。故而经济增长不仅涉及工业比重的增长，也牵涉到工业中现代或先进技术的运用。实际上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是无所不包的因素，既涉及工业、也涉及农业与服务业。看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采用先进技术，而不仅仅是工业的部门比重增加。事实上近年来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农业中改良技术和增加投资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世界银行1986年的报告指出：

“以往几十年的发展业已证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与生产率的增长可以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能够成为有生气的部门，对增加实际收入、扩大就业和多赚外汇大有贡献，也对缓解贫困大有帮助。”

可见农业在经济增长中仍有活力，但这并不是说它能替代工业使GDP最大限度地增加。实际上是采用改进的技术和扶助性投资才改变了农业的状况，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尤其

如此。换言之，规划快速的经济增长必须把侧重点从各部门关系转到生产工艺、扶助性投资以及适宜而现代化的技术上来。

至此我已探讨了以发展来判断经济增长，又以GDP来衡量发展，再从部门经济增长研究最大GDP的实现。然而发展所意味的远远超过单纯的经济增长和GDP的增加。发展关系到人类，经济增长也必然与生产性就业联系。发展不但要考虑经济增长在尽量增加收入与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得顾及它在自然资源的现存与后继、环境质量方面的消极作用。归根结底，发展意味着生活质量不断的改善，并将这种改善遍及所有有关国家的人民。实际上由于世界各国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文化与伦理方面日益互相依存，所谓发展当指旨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持续发展，它包括全人类。今天我不准备一一细谈，以免开会之前就扯得离正题太远。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令人吃惊的特点并非各部门在GDP中的比重变化，即工业与农业按古典模式一升一降，而在于随之而来的就业联系和就业人员的人均生产率。附表3，4与5中我提供有关1960与1980年GDP和劳动力的部门比例的一些数据作比较。附表3为工业，附表4为农业，附表5为服务业，系根据世界银行1979，1983与1986年的发展报告而编制。我一前一后取1960年与1980年。因为前者供比较的数据现成，而且该年普查中也有劳动力的职业分布数据。后者则是有职业方面数据的最近的一年（1980年也为普查年份）。附表3按工业劳动力的百分比递降排列，也包括工业在GDP中的百分比以及有关的GDP数字。工业部门在

GDP中所占比重与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之间的关系变动尚须考虑这20年内服务业比重的变化，这一层我稍后再讲。

7个工业发达国家，即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与英国，1981年人均GDP在9,110至13,450美元之间不等。我们发现其中工业所占比重为32—46%，而在普查年度1980年该7国工业劳动力比重为29—44%，但均可见工业在GDP中比重下降，程度为4—11个百分点不等，在劳动力中比重也下降4—10个百分点不等。但这两个下降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唯一的例外是日本，两者均上升，工业占GDP的比重由42%升至43%，占劳动力比重由30%升至3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在GDP与劳动力中所占比重，这二个百分比数字大致相等。

再看发展中国家，我们发现工业劳动力比重随工业占GDP的比重增加而不同程度地上升。在人均GDP为2,250美元（墨西哥）与1,700美元（南朝鲜）之间的国家中，我们看到南朝鲜工业劳动力比重由9%上升至27%，马来西亚由12%上升至19%，而工业占人均GDP比重，前者由19%升至39%，后者由18%升至36%。阿根廷工业占人均GDP比重保持38%不变，而工业劳动力比重稍降，由36%降至34%。南斯拉夫工业所占人均GDP由45%略降至43%，工业劳动力比重上升则颇大，从23%升至33%。另一方面，1981年人均GDP仅为350美元的巴基斯坦工业占人均GDP的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工业劳动力比重相反由18%降至16%。甚至人均GDP在870美元（尼日利亚）和140美元（孟加拉国）之间的低收入国家，其变化也非常大。这些国家工业劳动力比重与工业在GDP的比重均有增长。前者在印度、尼日利亚、

扎伊尔、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孟加拉国上升幅度较小。后者，也即工业占GDP百分比数，变化之大令人惊异。印尼从14%升至42%，尼日利亚从11%升至37%。印度被誉为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发展较快的国家，也不过从20%升至26%。由此表可清楚地看出，发展中国家工业在劳动力与GDP中所占比重的增长与所采用的技术大有关系。

附表4 23个国家按农业劳动力比重由大到小排列，从占86%的坦桑尼亚至仅占2%的英国。这20年间，这些国家的农业占GDP比重均有所下降，但幅度差异很大。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情况亦如此。1960年农业劳动力比重超过50%的13个国家中，至1980年仅有4国明显下降至50%以下。南朝鲜由66%降至36%，南斯拉夫由64%降至32%，马来西亚由63%降至42%，墨西哥由55%降至37%。印度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3%仅降至70%，可是农业占GDP的比重由50%降为37%，相比而言，前者下降3个百分点，而后者却下降了13个百分点。

下面我只提一下附表5。23个国家按1960年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从大到小排列，加上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同时列出1980年相应的数字。此表清楚地证明我曾强调过的要点，即服务业在这两个年份之间所占劳动力与GDP的比重均有增加。这在工业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其中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高达66%与63%。欠发达国家也有增长，尽管其绝对数值要小得多。印度增长最小，分别为由16%增至18%，30%增至37%。

这三张表似乎显示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正在沿着发达国家早期经历的老路走，只是GDP要小得多，工业

增长较缓慢而已。但切不可因这点相似而沾沾自喜。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敝国（印度），碰到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大为落后于农业占 GDP 比重的下降。这引起种种不良后果。如，尽管相当广泛地采用现代技术，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仍下降，乡村地区的就业不足和失业，穷人流向城市并由此造成贫民窟日益增多和城市状况恶化。还有在提高生活质量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上，乡村与城市越来越难兼顾。即使在人口并非最多的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的工业已占较大比重，但按人均 GDP 来看生产率仍低，甚至粮食与其他农产品也日渐不能自给，与生活质量有关的基本服务方面城市与乡村也日益无法两全其美。工业比重的增长本身并不能带动经济显著增长，农业占 GDP 比重下降也并不反映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的有余。如果未见相应的教育、文化和保健设施增加，这些对于提高生活质量来说至关重要，那么服务业的增长也不能令人满意。就业——生产性就业——仍为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关键问题。按传统认可的经济发展的部门模式来看，各部门的就业变化彼此之间似乎关系不太得当。

至于贸易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我并不认为出路在于出口导向型的粮食和农业原料的生产。且不说粮食方面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在国际市场占控制地位，更不要忘记发展中国家粮食既未真正过剩到可供出口（包括印度），也无法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打入发达国家。在此顺便声明一下，我不是那种对发达国家实行保护本国农业的政策进行非议的人。出于生态、社会和环境美方面的考虑，他们有必要这样做。这我能理解。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增加粮食供应使本国人民有均衡和足够的饮食营养。我也要提一提发展

中国出口原料日益困难，因为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以合成代用品充作工业原料。其具体例子就是以人造纤维代替棉花。以出口粮食和原料为导向来推动农业发展，就象以落后技术和不熟练或半熟练劳动力发展出口产品为导向推动工业发展一样，同样不是办法。农产品出口只有另开辟新路，比如发展蔬菜、花卉和食品加工。同样，工业品出口要投合盈利市场上客户变化多样的口味，要靠有竞争力的技术和熟练劳动力。但这两种出口导向的增长途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本身具有局限性。无论如何，发达国家方面要有旨在造福人类的广泛国际性行动，否则困难无法克服。

关于人口与工农业的关系我得说几句。当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正是发展造成的必然后果，包括卫生事业的改善以及由此导致的死亡率下降。如今的发达工业国在发展初期时也曾有过这种情况，现在他们已妥善处理发展引起的这一问题，使经济增长与人口协调平衡。只要能有加速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也会出现这一局面。这不但取决于本国资源与经济政策，也要看发达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如何给予支持。这段时期人口与发展的过渡性问题将日渐使发展中国家面临重大困难，因为过份依赖农业和乡村贫民大量流入城市，从而增加贫民窟和失业。印度便是这种过渡性危机的明显例证，即乡村的就业不足和失业，以及孳生贫民窟的城市化和失业。我当然赞成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贯彻更积极的人口政策、进一步采用人口控制技术；还要为人们，尤其是妇女提供更好的卫生保健与教育条件，降低婴儿死亡率，奖励少生，从而促使人口得到控制。

土地和自然资源（即使是一些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

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国的可耕地面积当然是特定有限制的。农业所能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应该承认有必要让一部分劳动力脱离农业转向其他部门。资本与能源均密集的工业化未能达到所需的就业规模（如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把一部份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至今尚未找到答案。

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消极作用在环境以及生态平衡方面最为突出。先用不着谈核战争，甚至核战备，那会使我们对发展问题的讨论变得毫无意义。目前已经越来越明白，当代工业化的后果使得发展难以为继，甚至农业现代化的努力也造成生态失衡。森林毁坏、土地剥蚀、土地沙化、水涝连迭、表土流失、地力退化、噪音和空气污染、废物和污水处理引起的水源质量下降及海洋财富资源破坏——凡此种本本国与外来的环境损坏，越来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振兴经济、消除就业不足与失业、增加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以提高生活质量、造就机会均等与公平分享发展带来的好处。印度刚刚立法保护环境，这倒是要增加工业化的代价，但舍此别无他法，因为生命和健康较之于那种寻求农业发展适当平衡的工业化、甚或招来生态失衡并威胁到农业持续发展和存在的根本基础的农业增长现代化，要重要得多。再说由于交通、通讯以及视听传播媒介的改进，人们已不复老死不相往来。铁幕、竹幕或其他什么国际间的幕帘均已过时。苏俄和共产党中国也在扶持旅游交通。这有助于赚取外汇，而不管它会对国内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什么不良的示范效应。在发展中国家，随着欲望的日益增长和不断翻新，社会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正在加深，因而工业化的推进势必集中

于这种有利可图的市场,而忽视工资商品和大众消费品部门,这在好些国家已为一般工资阶层在经济上缺乏购买力和有效需求所证实。人口少的国家的社会精英阶层在需求和生产两方面均有可能逐层渗透,但不知能否由此提高生活质量或达到社会平等。至于象印度或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少数精英分子的高消费只会加剧(如印度)或产生(如中国)社会紧张与阶级冲突,最终引起内战和国家分裂。印度这样的国家尤其有此危险,因为有议会民主政体、公民参政权、定期选举以及鼓吹代表民意争取选票的多党制。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隔离,他们的经济建立在无止境的欲望上。而广告在他们的商业经济中作用非同小可,它如果不是诱发欲望,至少也是增强了欲望。我们也不可能脱离科学与技术的进展,私营部门正日益应用科技去盈利,而政府方面则把科技当作一种实力政治。我们也逃不脱现代五花八门的消费品引诱,即便能使之限制在极少数人圈子里。单是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也需要外国资本,国内储蓄是不够的。也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原因之一是我们无力开发国内的科技潜力。以往收入有盈余,如今搞得赤字增长。其原因部分是通货膨胀的后果,部分是超级大国间冲突正迅速扩展到邻近我国的地区和海洋、影响我们的国防开支。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高调倒是唱了不少,但仅限于在联合国的一些组织中高谈阔论、开会和作决议。引进的资本是要偿还的,而且往往按市场利率计息。我们苦心经营要加快发展,到头来反而有可能断送自己一向保持的良好信誉,也难免陷入债台高筑的窘境。进口技术的附带条件苛刻,让人食而不化,无益于提高本国水平。我们的国际收支差额正在失控。出口引致的投资与经营